

学会欣赏

□李建永

生活里需要学会欣赏。
我们欣赏大千世界,首先要从欣赏身边的家人、朋友和同事开始;这当中,又首先要从欣赏朝夕相处、休戚与共、“一个锅里搅稠稀”的家人开始。

记得女儿读小学二年级时,用“辛苦”一词造句。她写下:我们上学最辛苦。我问,为啥说上学最辛苦?女儿说,我早晨起床上学,爸爸还在睡觉;我晚上回家写作业,爸爸躺在床上随意看书。我觉得我比爸爸辛苦。我哈哈大笑,说得好。

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女儿写暑假见闻类作文,写到奶奶家的鸡栖息在院子里的果树上,老师一句批语:“只有你奶奶家的鸡才会上树”,女儿既委屈又沮丧。我耐心地对她说,爸爸认为你这篇作文真实生动,写得很棒;但是,由于老师的闻见所限,不熟悉农村的真实生活,也不知道



古诗词中“鸡鸣树颠”所在多有,比如汉代《鸡鸣》诗即有“鸡鸣高树颠,狗吠深宫中”,三国时期阮籍的《咏怀》诗有“晨鸡鸣高树,命驾起旋归”,西晋陆机《赴洛道中作》诗云“虎啸深谷底,鸡鸣高树颠”等等,所以老师的这句评点不足为训。女儿诧异地问,老师也有不知道的?我摸着她的小脑瓜说,知识是无穷尽的,莫嫌知事少,只欠读书多,你要好好读书。

前几天,妻子拿着一幅饶宗颐先生的篆书,问我这几个字怎么念。我说,应该是“曾三颜四,禹寸陶分”吧。她问,啥意思?我说,前者讲“克己复礼”,后者说“爱惜光阴”。孔门弟子曾参云:“吾日三省吾身: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”同为孔门弟子的颜回亦云: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。”是为“曾三颜四”。《淮南子》记述:“圣人不贵尺之璧,而重寸之阴,时难得而易失也。”《晋书·陶侃传》记载:“(陶侃)常语人曰:大禹圣者,乃惜寸阴;至于众人,当惜分阴。岂可逸游荒醉,生无益于时,死无闻于后,是自弃也。”是为“禹寸陶分”。妻子感叹道,原来如此,短短八个字,包含这么多思想内容。

其实,妻子原本是不喜欢提问的。也许是年轻时太爱面子,她当年对不知道的东西从来不问,即使我问她“这说的是啥”,她也会用“你说呢”反客为主,试图“蒙混过关”。那时,我经常借用朱子的话对她说,学如叩钟,小叩则小鸣,大叩则大鸣,不叩则不鸣;心里有疑问,却疑而不问,疑问就永存心中,怎么可能释疑明道呢?就这样“婆婆妈妈”地说教着,长期生活在一起,日就月将,渐次影响,妻子知道我心下欣赏的是提问者,才慢慢启齿发问,才有了长足进步。

“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”也许一个欣赏的眼神,即可化作一种莫大的鼓舞。由于我对提问者特别欣赏,鼓励了妻子提问的积极性,乃至激发了探索其他技能的可能性。不认识的繁体字,她问;不知道的典故,她问;不了解的草木虫鱼等百科知识,她问;不理解的哲学命题,她问……遇到我所不知道或不能够确切解答的,我们就及时查阅,现场作答。多少年走过来,妻子与我“问答相长”,释疑解惑,共同进步。她已经从原来的临渊羡鱼者,变成后来的退而结网人。当初,她觉得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人,那是高山仰止,何等得了,而今,她自己就能写一手不错的文章。当初,她看着我和女儿一起练毛笔字,万般艳羨,只是怎么都不肯拿起笔来写下一撇一捺;而今,她天天提笔临帖写字,而且已经写得有模有样,把我和女儿甩在了后面。这些点点滴滴的进步,都是和日常生活中家人的陪伴、赞赏和鼓励分不开的。

其实,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欣赏和鼓励。只要你适当地给予家人、亲戚、朋友和同事以赞许和肯定,他们就能从你的善意中获得鼓舞和力量。歌德说过,最真诚的慷慨是欣赏。千万不要忽略了欣赏的价值和意义,正确的欣赏可以给人以正能量,甚至可以塑造人。能够正确地、从容地欣赏别人的人,必然是一个明智的人,自信的人,宽厚的人,有担当的人,谦逊的人,同时还是一个向上、向善、向美的人。不然的话,一个心胸褊狭、鼠肚鸡肠、喜欢搬弄是非、见不得人好的人,怎么可能颌首微笑、慷慨大方地去欣赏别人呢?

俗话说,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。我们只有睁开眼睛看到他人的“寸长”,欣赏他人的美善,才有可能补足自身的“尺短”,补齐自身的短板。一个人能够经常看到别人细微的长处,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长处,这是一种境界和能力。

大家V微语

深和浅

□毕淑敏

●有一个秘密:当你开始接受一个新的观点的时候,你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你以前习得的其他不同的说法,但那是不现实的。

●不经过艰苦的放弃,以前的观念不会轻易退出,因为它们已经深入到你的脑子里了。

●把很深的想法,用很浅的语言说出来,这是有能耐的表现。

●让人轻松的东西,比较容易进入他人的思维系统。如果太复杂太一本正经了,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发生抗拒和逃避。再好的理念,也被隔绝。一个好的框架,只有进入了对方的大脑沟回,驻扎在那里,潜移默化地变成了行动,才算真正有效。

●自我意识是人一辈子的功课。在这个过程中,充满了挑战、选择、挣扎和改变。在这个时间段中,我们将尝试我们可能达到的高度和广度,铺排我们的生命状态可以怎样绚烂多姿。

●当然了,你也可以选择退缩和一事无成,那样的话,你就和一个丰富的生命无缘。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,你会遗憾自己有那么多的想法未曾实施,大幕就已悄然闭合。

是在晚上到达瓦拉纳西的,不等旅行团吃晚饭,我们几个贪玩的马上叫车去了恒河岸边。

夜晚的恒河挺平静,众说纷纭的恒河水脏啦,漂浮着垃圾啦……全被夜色抹去了,囫圇着只见好一条浩渺大河,在夜空下温暖富态地铺陈着,真有母性气质。岸边开阔空旷,无游人亦无乞丐,只见五七个印度青年,聚一处灯下,兀自弹唱着,声音漾开去,在水面上飘……一切都相当宜人。我们看河、照相、踱步、嬉闹……等兴奋劲过去,肚里饥上来,一看已近九点,于是开始沿街寻觅饭店。窄窄小街上很有些吃食摊,基本是在稀破的门口放一口铜锅,煮着混沌不清的食物。走了好一气,忽见一家院门大开,通明的灯火射出来,里面人头攒动,花环缀带,热闹非常……我们中间有人笑道:这家人在办喜事呢,可惜人种不同,不然住人堆里那么一混,蹭吃一顿也是使得的……话刚落音,我们中间有个行动力最强的艺术家,真朝那个门口走过去,真走进去了。我们互相看看又惊又笑,却也都跟进去了。

进门是一个大院子,灯泡裸挂在铁丝上,把全院子照得通明,院中一溜长桌排开,两边坐满了人,盛装的男女老少都在大吃大喝,笑语喧哗,乱中有不少人朝我们看过来,倒并无诧异的表情。一个老者迎上来,手里还抱着个孩子,我们打头的那个艺术家朝他笑道:我们饿了,在外面到处找不到饭店,如果可以,让我们在这里吃点东西,我们会付钱的。老者表情迟疑,左顾右盼,一边告诉我们是他的儿子要结婚了,一边伸手朝门外的方向指点哪里哪里就有饭店……我们把笑继续留在脸上,正准备转身离开,突然,一个年轻人挤过来打着手势对我们说,新郎说请,请你们就坐下一起吃吧。

哎呀,哎呀……我们一时弄不清楚谁是新郎,说话的又是什么人,只管互相交换着惊喜的眼神,我只听到身上的血都流

认不出脸
懂你的心就好了嘛

□蒋肖斌

对我这样的脸盲症患者来说,“人生若只初相见”并不是一件文艺的事。别看正和眼前的人聊得热火朝天,其实我的脑子里只尴尬地盘旋着一个问题:他是谁?

路盲症患者如果每天都去同一个地方,问题不大;同理,脸盲症患者如果每天都见同样的人,也无大碍。我的痛苦之处在于,身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,三天两头见的人都不一样。当对方一腔热情地叫着我的名字时,我只能不露声色地报以同样热情的微笑,然后顾左右而言他,再趁机观察别人叫他什么。只是,这回记住了,下回,再来一遍。

记一件最尴尬的事。一次参加某活动,照例在礼堂门口和主办方握手寒暄,互换名片。5分钟后,当又想找他时,我彷徨了。望着门口三五个穿着差不多黑西装的人,我完全不记得刚才和我说话的先生是哪位。

这起事件沉重地打击了我,促使我养成一个习惯——当遇到一个有再次相遇可能性的人时,我会偷偷地、狠狠地看他几分钟,希望能把他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。可惜,这个办法并不奏效,而是向两种意料之外的情况发展:一是我记住了他的衣服颜色、皮带款式等外部特征,换个马甲,我就不认识了;二是我记住了他的头发多少、眼睛大小等零件特征,凑在一起,面孔又模糊了。

我也曾痛定思痛,分析脸盲症的病因,发现这可能和我小时候喜欢看连幅插图都没有的希腊神话有关。古希腊诸神中,除了宙斯和赫拉二位的名字还算好记,其他什么阿佛洛狄

印度派对

□王瑞芸



得轰隆隆隆响了起来。

宴会是自助餐,长桌边上另放一张方桌,上面有几盘菜,一口大锅。我们几个手里都分到了一个大盘子,在大锅内舀到了煮成酱红色的豆子,从几盘菜中取了奶酪,切碎的小萝卜,煮熟的素菜,没有肉!我们碰到了吃素的印度人家了,印度绝大部分人家都吃素,得喇!

长桌边给我们腾出了一块地方,我们依次坐了,我正好坐在一个红衣女子边上,她扭过脸,很热情地朝着我笑。她顶多20岁,美得炫目,我给她的美刺激得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,她却坦然自在,马上就跟我聊了起来,先告诉我这是她哥哥婚礼前夜的家庭聚会(西方人该叫“单身汉之宴”),明天才会举行哥哥的正式婚礼。跟着她指给我看她的哥哥,顺着她手指望过去,见一个脸相很憨厚的小伙子,穿着家常衣服,个子也不是很高,一点不像他妹妹那样俊俏逼人……一晃,又被人遮住了。

忒、狄俄尼索斯、阿尔忒尼斯、普罗米修斯,也不知谁翻译的名儿,我根本记不住,索性放弃,从此养成了只记故事不记人名(包括人脸)的习惯。试想,当初如果我的启蒙读物是讲张三和李四的漫画书,那也许就是另一番光景了。

屡战屡败、屡败屡战的我,近来发现了一个对付脸盲症的大招——逢人叫老师。领导可以叫老师,表尊敬;客户可以叫老师,表奉承;同事可以叫老师,表戏谑。记得人家姓,叫X老师,不记得,直接叫老师,随机应变,收放自如。

最近还听到一个好消息。据说已经发展了40多年的人脸识别技术,有了新突破,机器已经超越人眼,长得再像的人都能认。脸盲症这种疑难杂症,或将因此被科技治愈?

最后说说双胞胎这个对脸盲症患者而言的大杀器。从小学到大学,我总能遇上一些双胞胎同学,还偏偏兄弟俩、姐妹俩都在一个学校甚至一个班级。他们也不时以自己的双胞胎身份调戏同学。

然而,仿照《走进科学》里的语调说一句“奇怪的事情发生了”,我对双胞胎有着极强的辨别力,能清楚地区分这个是略稳重的哥哥,那个是略急躁的弟弟,这个是偏优雅的姐姐,那个是偏灵动的妹妹。大概别人看脸,双胞胎自然极具迷惑性,而像我这样对脸本来就没有识别力的人,索性直指内心。

所以,对脸盲症患者来说,“岁岁年年人不同”也并不是一件伤感的事,认不出他的脸,懂他的心就好了嘛。

这时有面饼端上桌来,现做的,又热又软,依次在每个人盘里放上一块。我们照姑娘那样用撕开的饼去夹盘里的菜送到口中。一顿饭下来,知道有一点常识不会出错了:印度人吃饭不用筷子,不用勺子、叉子,就用手指。餐后还有甜点,是放在油中炸的甜饼,从他们殷勤让我们的神情看,就知道这道油炸甜饼是这一餐中的亮点。我们于是每人奋力吃了一个,吃完舔唇咂舌,的确好吃的,又甜又香!

红衣姑娘问,他们餐后要跳舞,要不要参加?

当然要!

我们跟他们走进一个房间(鞋都脱在门口),里面除了靠墙根放了一两只木头的小柜子,就啥都没有了,墙上则挂着一两幅装在框子里的不大的印度神像,还有一两幅不大的先人老照片,就啥都没有了,但房间的一半地面铺着布垫子。录音机里流出了涛涛泊泊的印度音乐声,男女老少都会跳,我们也被他们热心拉进去跳,而我们正好是男女老少都不会跳,但也就跟着胡乱跳了,没人嫌弃我们,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。

到了告辞之时,已经深夜了。他们很热情地送我们出来,站在院子里的灯下,我们一边道谢一边拿出钱来,直接送到那个准新郎手中,这时,人群突然把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推到我们跟前,很多的手指纷纷指着他在说同一个词,“cook, cook……”哦,他是这顿晚餐的厨师啊,那种香甜的油饼就是他做的啊,我们明白了,都笑了,也掏出钱来给了他。他笑了,众人也都满意地笑了。

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,新郎的妹妹追出来告诉我们,新郎邀请我们明天再来参加他的婚礼。我们听了都眼睛一亮,哎呀,太好了!虽然明天未必会有时间来,但我们都道谢着答应了。

但是第二天下午我们就离开了瓦拉纳西,往菩提伽耶去了。